

集部

南陽集卷二十九

宋 韓維 撰

碑誌

榮王從式墓誌

王諱從式字智闕今皇帝之從伯父也太祖孝明皇后生楚康惠王德芳康惠王生昭信軍節度使兼侍中英國公惟憲王即英國公之第二子也天禧三年始賜名

授右侍禁四遷至東八作副使景祐二年換左千牛衛
大將軍慶歷四年兼彭州刺史稍遷右屯衛大將軍台
州團練使嘉祐五年領蘄州防禦使英宗即位正授磁
州防禦使凡從古薨襲封舒國公進涇州觀察使上即
位之明年以王太祖之係屬近且尊超拜彰化軍節度
觀察留後封安定郡王王足疾不能朝有詔即其家拜
之王素性忠義自以宗室之老蒙國厚恩病無以報慨
然悵歎見于辭色後三年制授保康寧節度使其年十

一月病亟上遣中貴人挾太醫診視王一旦盡出玩好物會宗族散之曰吾必不起矣後數日而薨時熙寧四年十二月八日也年六十有五上聞震悼為輟視朝即日臨奠追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王命右正言知制誥曾布入内都知張茂則監護喪事以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葬于南永安縣王儀狀秀整幼敏悟于經史汎為疏喜賦詩尤精于筆翰得虞世南之法為多仁宗讌宗室于太清樓出祼玉詩題使賦之王立成仁宗大加

賞元昊叛西鄙騷動王抗疏願身臨陣擐戈討賊仁宗壯之而不許也居母夫人甚憂不飲酒茹素惟日誦佛書賓寞福素儉約居室服用不華侈歷事四朝踰五十年非有疾未嘗廢朝嘗謂其族人曰若等既不任事惟朝謁為奉上之禮尚可以少懈耶臨終又戒其子弟以向學諸族雍睦嗚呼可謂賢王也已夫人高氏西頭供奉官習之女封高平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長世謨右驍衛大將軍賓州刺史早卒追贈隨州觀察使漢東侯

次世采羽林右軍大將軍茂州團練使次世恩右武衛大將軍梅州刺史孫男十六人令磋右監門衛大將軍令祁令祛令覯令駒右千牛衛將軍令畫令岳令璋令衎令振令珸令璨右班殿直五人未賜名曾孫一人子禮尚幼孫女三人西頭供奉官王瑞卿右班殿直張闕高師言其壻也曾孫女十二人元孫女一人皆幼銘

曰

赫赫大祖仁育萬方慶流本支或公或王王維曾孫忠

厚質良文史之游法度是將熙寧之元特見表揚尊爵重鎮即授于王扶疾祗命慨然自傷懐忠思奮言出涕滂有力不効以訖云亡宸衷震悼賻恤加常爰詔侍臣俾識厥藏巍然令名愈久益光

善覺寺住持賜紫寳師塔銘

師諱法寳姓王氏遂州小溪人九嵗捨家師興聖院主從簡二十落髮為比丘僧二十三學法于四方所見非一如泉山之栻黄蘗之南雲居之寳禾山之才世所謂

大善知識者師皆歷問焉有所未達廢食與寢必通而
後已得其道則顧而之它後所參師不知師之常有得
也所與衆處不見師之少有異也平居常宴坐計晝夜
之分寢才十之二三不解衣左右脇未嘗貼席如是者
終其身師三遊洛陽始至洛人不知其禪者也再至則
洛人知有般若波羅者矣三至則又知有不得般若之
為般若波羅密者矣然其應世之密用觀機之普誘則
莫得而擬議也洛中賢士大夫從師游者甚衆未必盡

師之道但愛其行高而氣和言簡而理盡耳太師文潞公表其行賜紫方袍然退居但衣壞色而已三至洛常寓于崇福禪院之東有廢寺曰善覺從之游者爲合力營構迎師以居師初辭强而後可其徒十餘人皆嘗與師同學而又有富商棄其孥奔走而服事者焉師既居善覺叅問者益廣或勸師推所餘以爲人師曰子已之未能信何暇爲他人哉懷道應物垂五十年所以言論風旨不大傳于世者葢其冲挹自晦如此既示疾則作

書別嘗與往來者奄然而逝年六十九時元豐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也火化而塔藏其骨于龍門菩提院之上方弟子四人曰覺照覺圓覺一覺真始予見師於河橋師未嘗不言也予問之不能已後數年予守頴昌迎而館之府舍師未嘗言也予雖欲問不知所問矣嗚呼道之不可以不刳心也銘曰

道不可見孰爲師形法不可聞孰爲師聲歸真何喪在寂常聆有不師覩當視諸銘

宋故進士朱叔晦墓誌銘并序

叔晦諱融姓朱氏韶州曲江人考諱裕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君幼聰警好學年十五不預鄉貢慨然自以為身處遐僻無良師友不足以廣聞見成遠業遂挾策游京師所從皆一時英俊遠方士人至京富者類多改製巾帽絜新其衣服出入市里以酒食遨嬉為先務君至則杜門讀書非其業不妄與人交屢舉進士不第南歸至襄陽樂其土風山水因買田宜城以居益治經講求周

公孔子之道間則賦文綴詩以自娛樂如是者幾三十年所著雜文歌詩近千篇不幸熙寧十年六月二十日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三後二年葬于宜城縣遺愛鄉淇梁里之新原時元豐某年某月某日也君三妻袁氏胡氏畢氏男子二人曰戣曰戩舉進士女子三人二嫁為士人妻一尚幼叔晦予舉進士時友人也將葬其子戣狀君之行以來請銘予曰士大夫進不失義退不失命以老其身者蓋寡況布衣窮居之士哉如叔晦者可

謂兩得之矣其可以勿銘銘曰

噫叔晦產幽遐勇自奮無以家行既修文亦華進不偶夫何嗟惟其道不損加退而老漢之涯腹詩書目烟霞

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曾公神道碑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

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閱履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飢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務強悍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刼縱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為民伍

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貸委于途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餘人公隂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復相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掠者以

爲淵藪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又置廵邏水
行陸宿行旅坦安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卿未至改知明
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布置有方民不知役而城具
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調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
公賢留勾當三院數對便殿其所言者皆安危大計天
子嘉納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曽鞏史學見稱士類典
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太常寺兼禮
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獨當上喻以將用卿之

漸耳毋重辭五年官制行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見三代遺風令闕子為延安郡王其牋奏故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闕龍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敕在處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則必揚其所長奬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為政靜而不

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酷虐胥吏所莅至于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闕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闕晁氏光祿少卿闕室李闕禹卿之女子男三闕防禦闕天長縣事綜瀛州闕官知宿州闕右承務郎監常州税闕女蚤卒闕恖愈恩恁惎惁假承

務郎餘未仕闕　五闕　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十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稿為元豐遺稿五十卷續元豐遺稿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歸于古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始公逮親存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凊甘旨無闕畢如志意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禄教養

子姪皆有恩意四弟年宰布庠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才德優而位止于斯而壽止于斯然其所以為其人者可以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硼硼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消沮邪說嗥吠公不聽熒徑前無閡砭廢藥痼發聾剔瞶波濤沄沄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章猥靡引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繡芬葩

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奥雅揀斥浮累巍然獨峙爲衆仰止栖遲掾曹翶翔書府如鷙之鶚如麹之蘖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䦨興積于民發藏于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式號式呼謂民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厲弛補葺刓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教養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毋遠王畿其代予言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惟公訓敕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暨

公德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礪兮公名不沒

富文忠公墓誌銘并序　孫永書　司馬光篆額

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司徒韓國公致仕富公薨于京西里第之正寢享年八十天子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中貴人致祭所以賻恤其家甚厚且贈太尉鄭國公謚曰文忠公諱弼字彦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縣令諱處讓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並以公貴贈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

為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贈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少有大志自刻苦為學寓于僧坊夜分略假寐憑几既寤則以氷雪沃面復起讀書應舉京師范文正公一見奇之與語終日曰真是王佐才也天聖八年中茂才異等科授將作監出知河南府長水縣逾月用李文定公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范文正公言郭后不當廢左遷知睦州公上疏曰廢后非治世所宜又以諫諍斥逐忠良是一舉而二失

也且國家緩急何由得忠臣之心來諫諍之論哉降通
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
王沂公辟通判鄆州景祐元年趙元昊反僭大號朝廷
倉卒措事用人多失其當公上疏陳八事一曰宜先斬
其使以張國威折姦謀二曰閱兵四方使者旁午闕
民三曰兵興用度益廣宜佐以內府金帛不
宜專責外計恐其乘急賦調重傷民力四曰宜重賞戰
功以勸死事五曰不宜以厚祿高爵購募首惡恐非示

武明罰之道六曰不可用夏守贇充樞密使以輕兵本
妨賢路七曰造次乏人宜遴羣臣不限資格各舉其類
以備任使八曰每遣邊臣請先賜對以觀其才撫以恩
信俾効死力三年召為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兼知諫
院時朝廷悉兵備西北而東南九道俱無守衛公請于
每道要郡各募兵數千部署訓練可以備他虞又茶鹽
之榷利厚而法重貧民誤犯罪者衆願省贏兵節冗費
以佐國用而弛其税以追王風康定元年日食歲旦公

請罷宴徹樂以荅天戒戎使止就館賜飲食而不樂不宴且曰萬一北蕃行之則中國可愧矣後使北蕃歸言蕃果罷宴先是執政者惡上聞其過失因貶逐言者遂牓朝堂禁臣僚越職言事公因日食上疏曰脩省之道莫若通言路使人各得陳上之得失擇善而行則萬務皆舉願降詔求直言革除越職之禁則可以盡人情荅天意尋詔許臣下皆得言事公又言奏封事者衆乞選侍臣分閱擇可用施行之劉平戰沒中貴人黄得和上章

誣平以降賊朝廷以兵禁守平家公言中貴傳命平即日引道志在忘家徇國寧有降賊事此必德和敗歸構此語求自脫耳兼聞遣内侍往勘深恐同類傳致誤朝廷賞罰願更遣文武謹信者以往後劉平果非降賊得和坐腰斬入内都知王守忠除陜西兵馬都鈐轄公又言有唐之世上始疑將帥遂以内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命守忠爲都鈐轄乃監軍之任也臣恐將權遂移邊將自此無功矣朝廷爲罷守忠不遣又言邊事係國安危

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偽將相來降朝廷補乞砂以奉職山乞以借職安置戍之荆湖間公又言二人向化而來其家必盡種族臣謂當厚加賞勞訪索敵情以助破敵之計令乃投之遠方待以羈囚將何以懷勸來者又言朝廷取人路狹所得文士而已天下多遺佚願以臨難不顧武勇絶倫智足安邊才任將帥謀慮宏遠可使絶域之類多設科目委諸路監司察

舉以盡人才皆見施行明年充三司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五月改右正言知制誥紀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時有用偽祠部牒為僧者事覺牒乃堂吏所為開封府獄具而不及堂吏公白執政請收偽造者付吏執政指其座曰他日公自當居此奚事詁激為公正色曰某以公事來察何以甘言見誘邪必得吏正其罪乃已差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時西陲困于用兵慶歷二年正月北蕃乘我間聚其衆境上遣使蕭英劉六符來

求地朝廷以為憂歷遴近臣任使事者往往怯懦不肯
行執政以公名聞仁宗召對面諭公曰主憂臣辱今北
蕃狂慢如此臣何敢自愛以憂吾君上先命公為接伴
以覘其意英等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公謂
曰僕嘗使病卧車中聞命尚起拜今君豈得聞天子命
而不拜蕭英惕然起遂使人掖而拜至大名尹鷸六符
辭公勸之六符曰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簣矣公
曰九仭之功已大豈以一簣之微而遽棄邪六符遂盡

觴退謂公曰九仞之言甚善願卒成之公曰敢不奉教自是英等始開口論議公亦推誠心與之往復因盡得其所以來之狀上聞且請遣大臣至館議所欲與仁宗遣御史中丞賈文元為館伴議之初敵欲得晉祖所與關南十縣者朝廷不許而議欲結婚以宗室允寧女嫁其子梁王戓增歲遺公聞之謂所親曰北蕃無名肆慢不得已者可少增歲幣奈何以婚姻許之四月除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尋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

丹至北帳其館伴劉六符曰公來得非以結婚與歲遺事邪公曰然六符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亦嘗議及之乎公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兩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公曰北朝無故求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詞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乃是北朝堅執非南朝執也及見北主公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不知何故兩主無由相見故遣愚臣問其所

以北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又河北展塘水治城隍點民兵將以何為諸臣競請興兵寡人謂不若遣使求關內故地求而不得興兵未晚公對曰鴈門近元昊境慮其潛有浸軼故塞之塘水成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以地卑水聚故滋廣耳城隍完葺其舊民兵按故籍補之皆非創有增立也北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又曰朕欲得者祖宗故地公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豈得復理前代

所取之地乎必欲各理舊疆恐非北朝之利也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加兵獨不先告我何也公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朝廷乎兼天子遣臣致意于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國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加討戮而弟有煩言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而莫救也不知弟何以處之北主顧其臣胡語良久曰元昊為寇豈有使南朝不擊之理他日六符謂公曰昔南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遂襲幽燕

今雖云西邊用兵無乃復欲窺幽薊乎公曰其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問而復出兵石嶺關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故伐燕薊盖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不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公曰南朝皇帝曾言凡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土地與人昔澶淵之役盟約相好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縣豈今日而反求多邪且北朝要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忍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屈

已以徇北朝之欲親如家人兄順其弟弟亦順兄則睦
矣兄既順弟而弟不順兄則必致爭鬩若北朝必欲得
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得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
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于心亦不
愧于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
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召公同獵引公馬自近
問所欲言公曰南朝唯欲懽好之久耳北主曰我得地
則懽好可久公曰南朝皇帝遣臣聞于陛下北朝若欲

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亦以失地為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耳退而六符告公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悟然金帛堅不欲取唯結婚可議耳公曰結婚易生釁隙蓋夫婦情好難必兼人命脩短或異則所盟不終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向自有言公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後雖選宗女成婚亦須四

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能待哉公又揣敵欲結婚意在多得金幣因曰南朝嫁長公主故事資從不過十萬緡耳由是敵緩結婚之意且諭公歸公曰二論未決何敢便還願留畢議北主曰候卿再來當擇一事受之宜以誓書俱至也公乃還奏仁宗悅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七月復假前官議前事以往受書并口傳之詞于政府公既行至靈壽獨念未嘗見國書其中或有與口傳違異則無以折敵示信乃發書視之果

不同遂疾馳復至京師日欲晡矣徑叩閤門求對因宿侍宿舍一夕易書而行至其國北主曰寡人熟思卿前言誠不如金帛便然受之無名須于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公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于敵國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北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可惜公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以善意相承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生靈是恤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絶棄舊好以必不

可之勢相要耳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北主曰改為納字如何公曰亦不可北主曰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耶公曰陛下出兵能保其必勝否北主曰不能公曰勝既不保安知其不敗耶北主曰南朝既以金幣與我納字何惜況自古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而借兵馬當時賂遺或稱納今則不可況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是理北主默然見公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别遣使與南朝

皇帝議之公自至北蕃日與其君臣論難或自旦及夕至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上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可諾于是敵留所許歲增金帛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公至都言曰契丹求獻納二字甚急臣既以死拒之矣願朝廷終絶之公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亟行尋遷翰林學士公上章及面啟曰朝廷方事西路河北無備臣奉使所以不敢死

爭者實慮興戎以敗國事功于何有而遽受賞哉願陛下增修武備俟釁而動以洗國恥卒不拜仁宗益嘉公勞而不有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不受拜資政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審官院七月再除樞密副使固辭不受至持誥命納于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值元昊使人致辭羣臣班于紫宸殿門有詔促公假樞密院班命宰相諭旨曰朝廷用賢不緣出使之勞公知不可辭方受拜公既典幾密自以爲遭時得位知

無不為時晏元獻公為宰相范文正公叅知政事杜祁公居樞密公與之同心合力期致太平仁宗開龍圖天章閣命輔臣各條天下大事公列上十餘事及河北安邊十三策又乞擇宗室之才者試以為政漸壯藩屏又言安民在守宰請令二府合議擇諸路轉運使轉運使擇知州知州擇知縣則天下得人矣元昊遣使奉書稱男兀卒曩霄上父皇帝而不稱臣公又言事在慎始向聞西路待其使過厚又聽其稱偽官入見賜與亦加多

此適足以張其驕慢之心耳且曩霄尚臣屬契丹奈何後中國乎由是朝廷却其使卒令稱臣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朝廷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復止以俟北使公又言北使未至而行則事由我出使至而後行則恩歸契丹矣遂遣使行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呆兒族道出河東境外仁宗面諭輔臣宜設備待之公發九事料其必不入寇已而果然時天下久安事或靡敝不振京師要司厚廩多近倖領之至有十年不

代者公爲立三歲之任州縣官吏偷惰不舉職置按察使以糾之中外多不便公者會大臣亦有以飛語中公仁宗雖不聽而公懼不自安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路宣撫使以避之使還道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尋又罷安撫使後歲餘讒言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隨在所貯之以助賑給行于鄉村城郭得廬舍可以寓人者

十餘萬所官吏自前資待問寄居者各給以俸即民所
聚别其老幼病瘠者籍名授劵分主而均廩之下至器
用薪芻微細之物處之皆有法不幸死者即為收瘞公
自為文祭之其明年夏麥既登乃為計其道里遠近俾
褁囊遣歸業所全活者五十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
人天子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
職也辭不受王則據貝州叛齊之禁兵密謀于時屠其
城以應有告變者公以齊非所部且慮事泄變作會中

使張從訓銜命在青州公檄從訓會齊官吏捕之悉從擒戮而自劾擅遣中使之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俄遷資政殿大學士未幾又拜禮部侍郎以秦國太夫人久去鄉里求徙京西移知鄭州又移蔡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至和二年拜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潞公同日宣制仁宗遣小黄門數輩覘于廷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後數

日翰林歐陽公入對仁宗曰近除文彦博富弼作宰相士人相賀古人求相或得之夢卜今朕得于人情何待夢卜也歐陽公頓首稱賀嘉祐初仁宗弗豫不御殿者久之雖執政不得許知其起居狀公與文潞公率輔臣求入侍疾内侍都知止之曰未有詔旨公叱曰豈有宰相一月而不見天子乎徑入見上因請以監視禱禳留宿殿中自是宫掖事無巨細皆白宰相而後敢行中外晏然仁宗春秋漸高國嗣未立公與同列議擇宗室之

賢者以建儲貳遂以英宗名上仁宗曰朕志已定卿等勿疑也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仁宗倦勤庶政皆仰成宰相公以州縣繇役賦歛或非法制乃選使分行諸道命之曰寛恤民力多所釐正人賴其澤又弛茶禁通商販民以不犯法刑為之省五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特罷春宴五遣中使起公復位公懇求終喪從之仍給半俸辭不受英宗即位公服除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戸部尚書踰年以足疾

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令上踐祚移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屢乞罷將相任上以公累朝輔佐年耆德盛尤虚心待之以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公公以足疾未任拜固辭詔以新官復判河陽熙寧元年正月徙判汝州且俾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崇政殿門令男紹隆扶掖以進且命不拜又以門距殿遠更御内東門便殿見之賜坐從容日昃始退仍賜其子緋衣

銀魚蓋近世寵遇大臣未有恩禮如此之厚也上欲復以集禧觀使留之公懇辭之鎮明年正月再召赴闕上之將召之先遣中使諭之曰卿今兹毋得重辭當力疾入輔爲宗社計二月遂除司空兼侍郎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見會有以災異皆常數不繫人事得失言于上前者公上章曰春秋書災異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懼修省洪範庶徵亦以五事而致未聞歸之天數也陛下萬一

過聽寅畏消復之意有時而怠則虧損聖德無甚于此
是時羣臣請上尊號及聽樂上以久旱不許而羣臣尤
固請聽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陛下以同天
節契丹使與羣臣當上壽故未斷其來請臣以陛下始
親庶政四海屬耳目尤宜日新盛業以示四隣願并上
壽罷之益見陛下嚴恭天戒之美從之即日而雨公又
言陛下荅謝天戒不為不至上天報應不為不速願陛
下不以今日得雨為喜更以累年災變為懼遠離奸幸

親近忠良恭畏上天則太平可致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之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自兹輸誠翊輔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又陳君子小人情僞係王道之消長天下之安危望陛下深加辨察所喜者不可遽用所怒者不可遽棄用舍小失則招致禍敗不細矣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復用公請改判亳州四年提舉闕

趙濟言公于青苗法不行除左僕射判汝州再
上章願歸洛養疾許之其年冬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
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元豐三年官
制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又以王同老言嘉祐中其父嘗
與啓建諸事上嘉公初不自言特拜司徒仍以其子紹
京爲閤門祗候公爲人端厚沈正臨事而慎其處巳謙
國必熟復周慮度不萬全不發接士大夫盡誠以有禮
雖布衣必與之亢不妄笑語以下賔客爲聲名嘉善嫉

邪出于天性居閒猶詢問當世人物以知其賢不肖尤慎許與未嘗輕以加人出入尊寵垂四十年而服用素約無聲色之玩雖高年未嘗一日廢書不觀以至釋氏老莊方外之説莫不究極精致有文集八十卷藏于家公嘗語人曰吾才學非能過人但有不欺耳蓋公之所以自養者如此故其行已也外如其中其事君也終如其初久而益見信于天下雖窮閻遠國莫不知公之姓與官號北蕃使每至必候公出處問其安否公雖退居

明詔之所咨訪密章之所啓告蓋不乏矣至其將沒猶以遺稿一通付其子上之然其詳莫得而知也推公之意苟可以益君上厚民人者蓋忘其身之老且死而言之也嗚呼可謂忠已初公之將生秦國太夫人夢幡旗鸛鴈甚衆降集其家云天有赦寤而生公其將薨有大星殞于所居還後堂之後噫天之生大賢不數生則必福其國澤其民如公之爲相則首定儲位以啓神聖爲社稷無疆之休其奉使則辨折强蕃攘其奸萌易干戈

為和好其撫柬夏則安輯流亢以食以處續將絶之命者數十萬人則其兆神靈之應錫壽寵之享固其理然悉足怪哉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元獻公之女也賢靜有法度公以為真吾匹男子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宗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子四人長適觀文殿學士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延安郡夫人次適宣德郎范大宗次適霍邱縣令范大珪孫男女各三人周國夫人與其孤遂以公薨之年冬

十一月庚申奉公柩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從秦國公之兆也謂某辱公之知實厚且久以銘見屬義不得辭銘曰

富氏之先其尚莫窮辰見于周仕而不逢時君弗察以死償忠爰及後世顯莫如公公之筮仕遭我仁宗奮辭發策厥問載鴻遂司諫垣達帝之聰朝對夕啟靡言不從左右王體蔚然古風乃奉使指抗禮龍庭扶義據正折其奸萌守地息民訖如初盟出撫東夏水溢民流峙

糧授室畀給其求既安既飽復其先疇凡公之為主是
歸正有其害之必攘必爭奸謀險言以撼皇聽崎嶇杌
隉卒莫能病既極而通惟誠之勝爰命作相付畀邦政
質于朝言人用胥慶匪夢匪卜天子神聖嘉祐之末主
鬯虛位聿求宗藩首定聖嗣繄公一言萬世之利上眷
舊徳恩無與二義忠言親形于詔旨辭隆即安屏翰是
寄公拜稽首謝不任事將旄相紱歸老于第優游偃息
默與道會翛然一室物莫奸志惟是報國老而益厲忠

規讜謀沒然後已昔周之宣天錫良輔賦政四方闕衮是補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迹公猷為實蹈其武礱碧堅勒休以誌公墓億萬斯年為宋山甫

程伯純墓志銘 淳熙四年續得于蜀

伯純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于程後遂以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于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于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强記穎敏過人戶部侍郎

彭公季常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歳言佛像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歳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見真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工闕很狽失措惟先生所治飲食屋舍無一不閒整時甚疫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行部至問其所欲先生荅以爲士當以才之所

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實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催科最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二三百數遂爲判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塘陂限灌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此必先聞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率民塞之歲則大穰及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州事王贄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贄怒不

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府視君亦莫敢
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公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
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遍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
童讀書者為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
知為學及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為伍保俾
民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奸偽無所容孤寡老弱則責親
黨使毋失所行旅出于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
無剽刦民無鬬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利買則物

價騰湧歲爲民患先生至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
而出之富家不加息而鄉民所費比舊才十二三縣庫
有雜納稅類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
官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焉時民
憚差役互相糾訐鄉鄰往往爲仇乃訪問得民産厚薄
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矣舊例于農隙講事然但文具
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
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

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陛對之日從容咨訪比後常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興賢育才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時王荊公為宰相更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為上陳君道以至誠汎愛為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若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賣詞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

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荆公雖恠先生異論而常目君以忠信言既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蒙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凌轢州郡官欲盡取諸州兵 闕 河先生拒以法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予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

城門吏來報州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數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護 闕 歸知州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即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堤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為緩急爾知曹村決驚動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効堤岸將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此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謂至誠

所致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攘奪舟人貨物為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至密捕一人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犯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變不變者從是焚舟之患遂絶畿縣民苦税重歲常以訴求蠲免然良農輸

率以時而稽遲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于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内獨止于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頼以皆免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閲實而鄰邑令遽自陳穀可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以濟司農益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授

吏罪乃已内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入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

用詔改税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為言仕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盗係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拳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

税令上嗣位恩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
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
不識莫不傷邪以朝廷失賢者為恨父珣太中大夫致
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
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
舉進士四女三夭一適假承務郎朱繩之卜得卒之歳
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自浮
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于吾聖人

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温論治道卓乎至于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于君矣爵禄可捨也苟利于民矣法禁不用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先生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築室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頤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内雍肅循理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如也子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啟告所

以為益良厚故于其亡也哭之如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盖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
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内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
出于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
之矣

南陽集卷二十九

南陽集卷三十

宋　韓維　撰

太原縣君墓銘并序

夫人姓王氏刑部侍郎祐之孫太尉相國文正公旦之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蘊公耆之妻夫人才數歲文正特喜其明悟親教誦孝經白氏諷諫及雜詩賦數百篇

每家人會上夫人飲獨為多稍長謂人曰酌酒誦書非女子所為遂覆杯不視文字終身焉文正每有家事必訪之既而笑曰若為男子必大吾門當擇佳士歸之初集賢之考中令嘗三薦文正于朝後文正歎曰吾為蘇同年所知不幸今逝矣無以德之聞其母河東薛夫人老而子又甚賢當以吾愛女歸而奉之少見吾心焉遂以夫人歸蘓氏時薛夫人年已踰八十矣久得羸疾起居必夫人親侍湯藥周旋左右不觧衣者二年餘每内

外親問疾薛夫人必極言稱道夫人之孝且勤曰吾老而病得此孫婦死有所慰及薛夫人捐舍夫人泣哭盡哀二十八歲集賢升朝封太原縣君踰年文正公薨召入禁中賜冠服籍通掖庭以時進謁莊獻皇太后每召前問家事夫人占對詳閑太后常為動容集賢任陜西轉運使逝官下夫人哀怛遇疾遂不知暈日誦浮屠書委家政于子婦終喪諸子俱官畿內縣輕輿迎送往來三邑中甚樂既而季子舜賓出知會稽縣迎夫人之官

未兩月舜賓以疫卒夫人感傷過性亦不起慶歷元年五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五以四年九月二日祔葬于集賢公之塋三子舜元殿中丞舜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舜賓大理評事皆有才而文三女長適定國軍節度掌書記楊獻民次適太常寺太祝韓維次適太常寺奉禮郎寇仲堅早卒維於夫人為子壻其仲女又歸於我嘗親奉夫人之言而覵其家之政為最詳夫人内柔順外明果有守其言若不出諸口及其治閫内事乃更

嚴厲肅給不可以纖介非是撓其所為教子婦諸女語皆有法度可紀述然而不十年間哭集賢于前悼會稽于後憂積創鉅不登年齡以没嗚呼天之報施何其戾歟銘曰

坤順以静其動也剛猗歟夫人實蹈其方盛德之後配賢生光宜永而不夭乎靡常歲云其吉閟魄隂堂何以告哀涕淚浪浪

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禄大夫致仕柱國蜀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五百户贈右金紫光

祿大夫謚忠文范公神道碑見范氏所藏石本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公薨于潁昌府私第之正寢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諱鎮字景仁其先長安人六世祖始葬成都之華陽皇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公其季也薛奎守

蜀召置門下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大奇之還朝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士異時當以文學節行為世名臣故相宋庠與弟祁一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前此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者必抗聲祈恩必擢上第公得乙科拜勅而還初無一言自是士人始以自陳為恥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入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表為通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

官宰相罷籍言公有異材不求進取特除直秘閣為開
封府推官擢拜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
論民力困獘請約官吏兵之數酌取其中歲為常度以
賦入十七給其用儲其三以備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
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戸部度支今中書
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
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
知兵民財利與三司同制國用溫成皇后葬太常議禮

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甞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異議狀時有詔凡由内降不如律令者令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内臣無故改官者五六人公乞正大臣不奉詔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護葬事者皆遷内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誥勅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私第百官不得謁見公言隆之

以虛禮不若待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奏減任子及令宗室屬疎者補外雖不即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議神宗性寛仁言事者多務訐直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御史劾奏宰相陳執中嬖妾笞殺婢欲以逐執中而未得也又繼言執中有禽獸行以必其言之行公獨論今陰陽不和百姓困窮執中當任其咎御史乃以不可名之大惡加宰相即朝廷聽之非所以重國體厚風化也羣御史怒共劾公阿附宰相公挺然不顧

以排衆論識者謂嬖妾答殺婢執中實使答之於法為輕所言大惡理難驗白不可以空言疑罪謫宰相公所言深得諫臣之體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不豫中外惴恐公獨奮曰天下事有大于此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國家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秩而試養宮中以係天下心章十九上其言危切聞者莫不股栗因闔門待罪

會除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不受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刑獄同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其後英宗進位皇嗣纂承大統實自公發之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除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大行皇帝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相官除翰林侍讀學士未幾復入翰林中書奏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府議以為宜稱皇伯非執政意令理官檢詳典故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凡稱帝號及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

是具列儀制及漢儒論議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會歲飢公至發庫廪三萬貫石以貸陳人德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勾當三班院實録書成遷戸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勑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勑其後旋刋去職司寖廢請復舊制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及于宋最為

近古不可改且陛下疾富民多取而行之亦與五十步笑百步何異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奈何經國計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至與安石互爭論于上前韓琦上書論新法非便安石令送條例司駁其議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法詔命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言不用不肯就職上疏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自内出不由門下公自劾

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實臣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詔
舉諫官公以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罷
舉孔文仲應賢良文仲對策言新法之害安石怒罷遣
還里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公年六十三矣即上疏曰言
不行無顏復立聖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言安石以喜
怒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
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法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
公落翰林學士以原官致仕議者不以少公而罪安石

馬公既罷歸惟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其謝客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令上即位遷光禄大夫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顧命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沒皆襃贈公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顔子無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過也悉以其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承務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公固辭不起改提舉嵩山

崇福宫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禄大夫致仕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律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功也臣何與焉及致仕請太府銅造鍾律斛等器上之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時二聖御延和殿同觀賜詔嘉奬命付太常㑹公薨不果行享年八十一公清直夷坦遇人以誠恭儉寡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平生不道人過失及在上前論議爭

大體決是非色溫而詞確不少回屈蔭補先族人而後子弟鄉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兄鎡卒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求之二年乃得曰吾兄異于人者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以公蔭令為承議郎少受學于鄉先生麗直溫直溫之子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為文章溫潤簡潔如其為人與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

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敵相謂曰此長嘯公也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頟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令為左奉議郎通判汝州次百嘉承務郎次百歳太康主簿並先公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右司諫吳安詩而卒孫男十人孫

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晩家于潁昌府其薨也遂葬于汝州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以夫人李氏祔寶元四年八月已未也予少誦公之文章以為師長慕公之行義以為友晩同里巷出並輿燕同席周旋游處且幾十年然後又知文章之美行義之高特公之餘事於其銘也略其細而著其尤章章者云銘曰

闕　自天降衷闕　斯德之充又溥以文君子之風疇其若茲范姓蜀公公生下國懐道而東振藻

天庭其文加雄不矜其詞允蹈以躬乃陞諫垣啟帝之聰乃踐翰林為時所宗言人之難舉國之重不為威屈不以利動樂有未正禮有未中公以為憂或糾或諷委位遺榮曽不旋顧晚非其好謝事而去清池華屋來燕來處銜觴賦詩笑傲仰俯逍遥以終無愧無懼我銘其德以表新墓後有仕者視公為矩

與司馬君實書

其啟春氣斗溫伏惟動止安和相見之期竟未有定殊

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怪鄙拙論議于公有所未盡者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決然以為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閲是非幸復垂諭以解愚蔽胸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書盡惟異自重而已謹手啓不宣某再拜君實資政閣下

中之説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

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滯應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離爲日爲南方爲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本爲心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之迹可見于外者也張官置吏發號施令禮樂之修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道可見於外者也若其所以迹者盖莫得而擬

馬至萬物莫不有本此又衆本之所自出故曰一本也物不得其節則過與不及施於用則為否塞為睽乖為不行為患難無此四者和矣中節矣能明乎此者其見聖人天地之心乎

再荅君實論中字書

某頓首伏蒙枉書教以所不逮甚感甚幸竊以道非反覆無以諭輒復妄言幸君實辱教之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者不偏不倚具含喜怒哀樂禮之所

自生政教之所自出又以為中者對外而為言也君實曰中者離上下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與外無所謂中庸子思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其以渾然在中而謂之中有知而無形者也請以闕

中闕四旁為中則堂之中又有中焉非闕蔵之中乃得中之名也君實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既謂之中則及其既發當謂之外矣不知其發者由中以出者也出而中則非

外闕

外君實又以此書以中庸為闕

有中有和若然則經當云喜怒哀樂性之將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庸子思之書雖以中庸為名至于左右其說始終其義仍不害旁有援証也君實不喜老莊及王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之義明之經云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曷

若治心養氣專以中庸為事動靜語默未始不在乎中此正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至於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所能辨哉所謂誠者非别有一理也但誠其心而已矣心至於不勉不思而中道在矣譬如鐘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中虛也大小自外至者也鐘豈預設大小於中而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因時稱事而為之中也時有異變事有異宜我豈可預設中於心以待之也首卿大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

心不過曰虚曰靜曰定虚靜定雖非兀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亦言心之無定在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能專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本之中便為無過與不及則其下豈當復云發而皆中節也經曰惟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後位天地育萬物蓋聖人得位者之所能也

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道無其位者也篇之末又引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以毛為猶有倫則又明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聖人之心之德與天地參矣但可以意通而不可以形得也今夫穹然而體高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為天之用者也聖人深拱法宮之中其迹則百官承序萬物樂生究其用蓋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語器則自天以下皆器也語道則不可謂盡人皆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立天下之大本者其孰能與于斯其故曰明乎此者見天地聖人之心乎主靜者見聖人平居見戲之言寧有是理擇善而固執之政人所當勉者敢不承君實之教其再拜

歌詞

西江月 席上呈子華

早歲相期林下高年同在尊前風花繡舞乍晴天綠蟻新浮酒面身外虛名電轉人間急景梭傳當筵莫惜聽朱絃一品歸來强健

踏莎行 次韻范景仁寄子華

歸雁低空游蜂趂暖憑高目向西雲斷具茨山外夕陽多展江亭下春波滿雙桂情深千花明煥良辰誰是同遊伴辛夷已謝早梅

開應須次第調絃管雙桂樓千花閣

子華見和次韻答之

嵩嶠雲高洛川波煖舉頭喬木森無斷護花微雨絕風塵小橋頻過春渠滿　闕　離官闕棱斗煥萬家羅綺多遊伴玉鞭金勒自風流尋春是處喧絃管

減字木蘭花頳昌西湖

和風動柳陌上新年初入手世事塵昏聊遣餘情近酒

尊

水開湖尾畫舫笙歌波面起相與安排酒不須錢特地賒

浪淘沙 寄君實

飽食日因循步上危亭東風昨夜入疎櫺恰是雪晴雲淡處春徧銀屏

回首歎勞生鐘鼎相承皇恩早晚廹王程只有溪邊垂釣手不負幽情

胡搗練令 遣興

夜來風横雨飛狂滿地閒花衰草燕子漸歸人悄簾幕垂清曉

天將佳景與閒人美酒寧孃華皓留取舊時歡笑莫共秋光老

南陽集卷三十

南陽集附録

明堂加恩制

闕

初躬總章之祀追嚴烈 闕

來格禮樂具舉天 闕

同德比

義變和神民 闕

雅望 闕

進預政機 闕

勝可忘經濟 闕

川之舊俗闕

尚闕　以副予闕可

知汝州乞致仕不允詔

勑韓某覽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國闕　髦朝之耆舊夙有雅望參位於丞疑往莫近闕　佚忽求謝事亟上封章況當上德闕　安閑之請秉心冲退闕　去所請宜不許

又詔

據禮引年人臣之常議優賢國老有國之闕 矧吾耆髦當位丞弼均勞近服方厚眷懷忽封章願還印綬雖知止不殆深體於冲襟久闕 彌芳尚欽於舊德少安厥位勿亟以歸所請宜不允

知汝州再乞致仕不允詔

敕韓某省所再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闕 偉望歷事四朝安重剛嚴始終一節傳我闕 有聞東宫於今羣臣卿貫耆舊雖均逸闕 眷懷不忘比上封章求

歸田里懇請闕　　復來矧卿志操恬夷所養素厚

年闕　　質甚康朕方厚老成以淳風俗有如卿

闕　　遽歸在人臣進退之間於卿則爲得計闕

禮貌之際於義有所安卿其體國之誠闕　　貴老之

美毋或堅請稱朕意焉所請宜不允

又詔

闕　　覽再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比上表闕　　田里

懇請誠確拒而復來志尚冲闕　　卿才望素著

歷事四朝老成闕宜引去以就便安雖知
止之闕欽尚而黄髮之舊在朝廷豈容闕
毋或牢避所請宜不許
免明堂陪位詔
闕某省所上表免明堂陪位事具悉闕有
事太寢祇嚴聖考陟配上神百闕雍於肆祀
四朝舊德宜顯相於清明旣闕堅辭疾老㦯久安
於閭里重遠陟於道闕至懷益延上壽可免赴闕

陪位故兹詔示闕知悉

又詔

闕

上表免明堂陪位事具悉闕明闕

朝領職祠宮即居近甸闕事闕

康工莫不來助矧我闕章之陳懇

辭筋力之憊闕安益固冲和用介壽祉

可免赴闕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闕

敕闕

舊闕

欲闕

進闕

主雖名遂身退闕

佇謀猷之益矧闕處闕入綏闕

甚隆豈里社闕之闕毋闕副朕眷

懷所請宜不允

又詔

闕

愧荷淇泉二器因使人附上嚴凛倍闕　　迓褒陟

節中忙草草甚頓首知縣秘

與范堯夫舍人手書

甚啟久别未嘗不思仰忽承闕　　車騎得

還里中日夕相見遂之闕　　春氣暴暄體候

何如堯夫高闕　　君進在朝廷以申遠業

而又闕　　耳未由欵接千萬自愛闕

某再啟前問已悉堯夫高闕悲無可奈何當勿留於胸闕是朝暮不測餘曷足道闕釋方事閑適惟保護為闕

與十二姪家書

十二哥相別幾一年思渴闕郎又此天逝同深傷惻九節闕又復一柩繼至人生危脆可闕忘本分事想你道念蓋

精闕更相啟覺俱老矣惟此事闕事自將息為望闕押付十闕

與三十四姪家書

闕年則知有休息之時今則歲歲出錢無有闕若有丁者得身充役則家中隨時旋營闕物若官取雇錢則須及期要足所以闕民間錢日益少日益窮也闕

其啟昨日領教伏審尊候安 闕 河堤事

只是因致省中議它 闕 敢不審慎今日

朝廷之意 闕 亡两下户久困出錢本

局 闕 取圖共議故因書及之非 闕

賣到錢千餘萬貫用以招 闕

二三百萬貫自足了之餘 闕

出錢亦甚歡悅彼間陳狀稱便 闕 户然逐

處利害誠有不同若得 闕 更詳度也徽仲

右丞堯夫樞副闕　姊在式假見當達尊意

也春寒佳雨乞闕　不備某再拜三哥座前十七哥

新婦十闕　各計安目倦未及書好將息

與裴南楊手帖

某啟長至多受祉福遠蒙慶問感慰之闕　亦乏時

雪徧禱未効奈何獐雞雍承惠闕

闕　孔

闕

齊闕

效

闕

在列以相厥事乃

闕

之舊僚定命黃扉之宿德闕

焉其如尊賢重故之義何勉闕

示想宜知悉

闕

闕

弼之臣謝事而歸久矣間者闕禮闕

郊

不至朕懷思儀形未甞忘也其闕

霈之令闕

朝闕

加命闕

老之意

闕

南陽集行狀

闕

逋負以救愁困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而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公因奏對面諭市易免行等事上感悟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畧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欝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懽悅是日得雨又命公與知開封府孫永同體問在京諸行利害事未幾令吕嘉問同行

體問又令以問到利害書送呂嘉問等公上章曰陛下待臣乃在呂嘉問之下臣雖不才先帝所命以輔陛下於潛行年六十未嘗有一言稍渉阿諛以須己利未嘗有一言不盡道理以塞聖聰今於此小事處置闕防乃不得與新進小臣為比臣復何面目出入禁闥稱侍從官以見都城之民哉懇求去上皆優詔荅之始公在翰林上已有大用意樞密使文彥博已解機柄上曰密院事劇當除韓某佐卿明日公奏事殿中以所言不用請

去上曰卿東宫舊人不宜輕去朝廷當留以輔朕公曰使臣所言得行少裨聖政則臣雖終老舊秩猶為忝幸若縁攀附之恩茍欲富貴臣身非臣之願也再拜而出至是復為承旨言多不用求去益堅會公兄康公入相援故事伏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移知許州轉右諫議大夫神宗幸舊邸除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公樂鄉郡連任不易請覲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神宗崩公赴臨闕庭太皇太后

遣使勞問賜酒饌降手詔求助公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心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矣常以愛民為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神孫覩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閙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矣出榜

朝堂詔求直言公應詔言六事一曰青苗觸除歲散之法遇災傷之食則許百姓結保以請二曰免役乞除寬剩數遇災傷則以坊場河渡之利代出三曰坊場乞依祖宗法中歲定額不可添長四曰乞罷市易五曰乞歛保馬六曰禁錢幣出關起知陳州遷正議大夫未行召赴闕兼侍讀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禧觀公事加大學士時自冬及春不雪公言陰陽之氣并隔否閉則為水為旱天之示人必以象類今皇帝陛下方在諒闇不言

之時太皇太后深居簾幄除執政奏事之外臺諫侍從之臣未甞得一對見三省樞密院至於百有司皆禁謁動成拘礙文書填委執政者疲於省視而有妨慮大事務稽廢官司各謹於程限而無所歸責薄罪深文者未蒙原心之察或困於久廢高才下位者既無舉知之法亦無由自達天之譴告殆為此耳乞下臣章三省使執政大臣詳議必有膏澤上答仁政又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興兵問罪今國母

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先帝聖意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不忍殺人父子而君之遂棄邠居岐邠民從之如歸市陛下試觀修德行仁之效與用兵拓地之利孰為多少中國之所以為可貴者以其有禮恩信也遠方之所以可賤者以其貪婪暴虐也操可貴以臨可賤則中國尊棄無用以就有益則四裔服并賜夏國詔上之詔公與孫永呂大防范

純仁同詳定役法特序班在尚書之上宰相司馬光出四方書疏數十多稱吏法之便公曰小人議論務在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未幾成都運判蔡滕申詳定所其辭多浮偽不究民間利害旁引舊條且曰已令揭薄定差公惡滕附會乞行譴黜滕坐此知廣濟軍又言光禄大夫致仕范鎮在仁廟朝首倡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豫建儲副自此大臣始有論奏一時忠勲皆被寵禄而賞不及鎮人莫為言襃顯其功使天下皆知朝廷之行信賞

雖久而不廢大臣之抱忠計雖隱而必録併以鎮十九章同上朝廷從之拜門下侍郎垂簾之初降詔臣僚不得言先朝事命已下而臺諫官欲更有所言乞改詔語一二處公於簾前抗議曰帝王詔令既已傳信四方豈可因臣下欲有所言輙更鎸改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職王巖叟固爭以簡問上官均曰舜民事如何朝廷下巖叟分析公曰此乃官局人情之常事陛下遂以巖叟率衆同已恐成朋黨臣愚竊以為過朝廷但論其所言

是非若所言是則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所言不善雖杜門不通問訊執己各為論議非惟於國事無益亦恐於人情壅隔也初公與王荆公素相厚善公侍神宗潛邸數稱其經行授太子左庶子及龍圖閣直學士皆薦以自代神宗想見其人至荆公執政公與議國事始多異同每進見上前必極論其是非自以東宮舊臣常以獻納自任不少隱避其後執政議欲廢荆公經義公曰安石經義發明聖人之意極

有髙處不當廢議與先儒之說並行議遂定司馬温公與公平生交其出處略同至元祐初俱以耆舊進公未嘗一語附合臨事數有規正章惇吕惠卿與公平昔議異至其貶力如營救人始服公之平知其與取舍去就非苟然者時内降梁惟簡除入内内侍省押班非典故知樞密院范純仁等累執奏未從與公簾前同議公最後方爭宣仁聖烈太后許允惟簡權勾當押班事其後惟簡無名遷官中書舍人蘇轍繳還詞頭公因面奏近

頗有内降遂引前古及章獻太后垂簾時事以為勸戒兼言仁宗皇帝聖性寛仁亦苦近習貴戚僥求恩澤仁宗宣諭執政卿等但依公執奏可以寢罷今陛下若苦宫中喧聒但如仁宗宣諭臣僚位執政自可執奏不敢避人怨憎太皇從之公喜罷惟簡恩命簾前致詞曰太皇太后聖政日新納諫如流可為天下賀遂再拜又於皇帝前言願陛下以太皇太后納諫從善為法又再拜公在門下省日閲天下奏讞屢與同列爭議上前論議

剛勁無所顧望不為毫髮身謀所言多不合屢引年乞退至議梁惟簡事權倖始側目矣有忌公者寖為讒愬始命分司南京命未下尚書右丞王存簾前抗聲言曰韓某得罪不知其端可惜朝廷失一忠賢改授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中書舍人曾肇再繳詞頭言大臣不當以無名去位不聽遂以詞頭付其他舍人行命未赴公兄康公上章乞改公近郡移知汝州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就差知頴昌府累章告老加太子少傅致仕

郊恩諸子叙封太子少師紹聖初凡在元祐間為執政近侍者多得罪公與文彥博以致仕特置不問勑榜朝堂又踰年不用前詔以公為朋黨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其後又以元祐初太皇太后獨遣使勞問公稱謝而不上皇帝表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扶病上道郡人及父老追送累日不絕有至咨嗟泣下者諸子走京師聞於朝乞盡納其官聽父老得里居哲宗覽奏亦惻然念神考東宫舊臣惟公獨存詔許免行元符元

年哲宗幸睿成宫復左朝議大夫十一月二十五日薨於家享年八十有三遺令博葬幅巾常服以斂二年七月十四日葬於潁昌府長社縣嘉禾鄉靈非里今上即位追復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推恩子孫賻其家公純明剛大恭儉篤實學問深博究極道德性命之歸持心不欺終身無一妄語貌莊而氣和望之者知其為盛德君子也文章典麗温雅在王府掌兩宫牋奏應用敏妙英宗稱之曰記室之文甚善典司詞掖紬繹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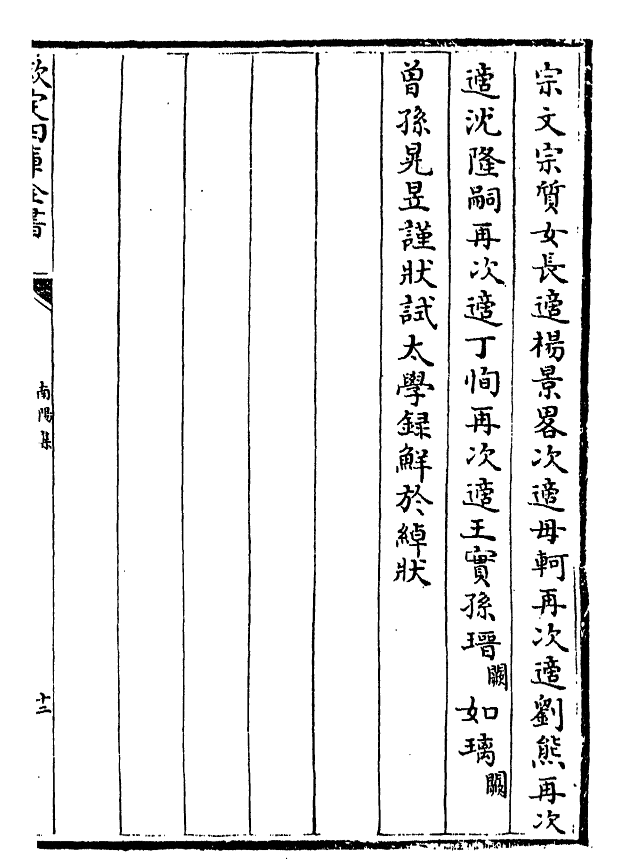
有古人之風要其為詔誥務宣導上旨盡訓敕之意自為責躬詔四方迄今傳誦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答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為功讀者竦然知其為王言公兄康公入相方齋宿郊壇上遣使促召必得公草詞搢紳以為榮其為詩句法謹嚴平淡清遠有陶淵明韋蘇州氣格文集凡若干卷公明達治體論議侃侃出入累朝皆為人

主敬信神宗以英明神武之資勵精政治思欲捄弊起廢以復先王之績公首拔用每進見必勸上以休兵息民為本上欣然嘉納常與公論天下事曰非卿孰可與論此公謝曰臣文學幹用無以踰人但以不二之心事陛下進而陳於前與退而語於家不有異也公雖未嘗任言責而職事所及朝廷大利害知無不言所上章奏甚多論一事或至七八聽與不聽其詞不白不止至危言鯁論皆手自書或焚其稿雖親暱莫可得而知也常

曰言不激切則不足究極事理感悟人主此古今諫者之常也至於面陳庭奏讜言密議為尤多自以世荷國恩雖去位聞朝廷政令得失憂喜每形於色紹聖中方在譴責謝表常有雖在畎畝不敢忘忠之語公之志可知矣公樂善嫉邪出於天性簡拔俊乂援進忠良所引多為朝廷聞人有才汲汲如恐不及其在政府務在鎮壓浮競善稱不容口鄉里後進闕取人以行義為本士人有為不義者亦必畏公知之其居家俸賜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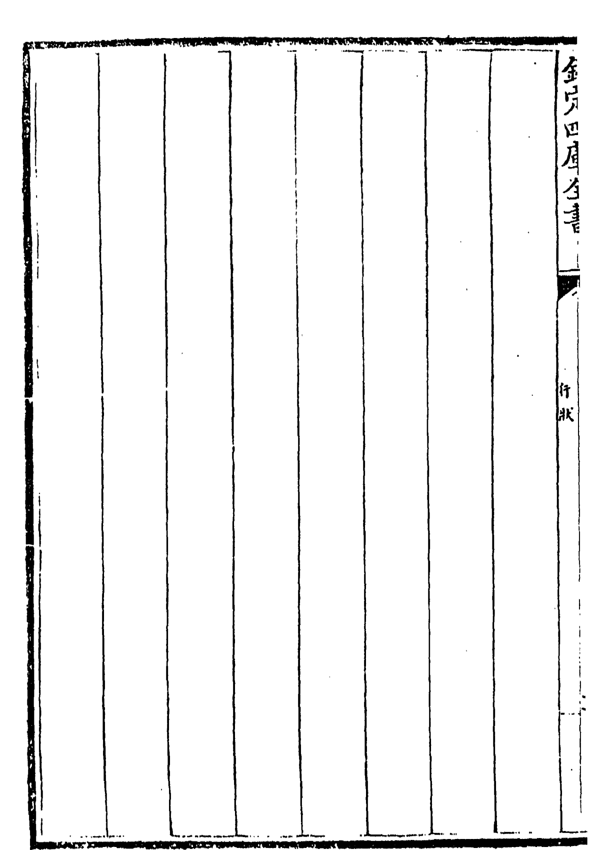
均給宗族及故人子弟周卹之甚厚方閑退時聚族數
百口置田數十頃以為義莊撫孤幼尤力致仕之日家
無餘財嗚呼自嘉祐以來論天下名臣世必稱公然神
考知公為深而待公為尤至數欲用公矣會朝廷更新
法度公所言復多異及元祐初起為門下侍郎宣仁聖
烈太后哲宗皇帝眷禮優異公四朝舊德以身任天下
之重庶幾行其所知而在位不踰年遂去蓋公以正直
之姿輔之以淵源之學言不苟合行不苟同雖在人主

前論事可曰可否曰否未嘗稍自貶闕而士大夫之賢不肖不肯假借葢公不私其人聞之者愧而不敢怨而公用是亦齟齬於世不得盡其施設識者惜之然公家自忠憲公已秉國政為時名臣公與伯仲皆幼有譽望其後公致位東臺兄絳弟縝同為宰相宗族布列侍從臺閣冠冕之盛為本朝第一今公之子孫被服名教率有家風好學秉義韓氏之德蓋未艾也公雖不得罄其底藴亦可以無憾矣輙考次其平生大節所列如右子宗儒


宗文宗質女長適楊景畧次適毋軻再次適劉熊再次

適沈隆嗣再次適丁侚再次適王賈孫瑨闕如璃闕

曾孫晃昱謹狀試太學録解於緯狀



南陽集跋

晦待罪東觀得見元祐垂簾日歷元年二月十五日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中有二官人犯罪依法治之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幸汾陰日見一羊自擲於道左怪問之左右對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真宗一念之動其小善焉耳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且

真宗自澶淵却敵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晦韓出也外祖宫師在講筵時其傳經啟沃因事輔導大概如此是年祀明堂加食邑翰林學士蘇軾當制有曰全德雅量外為師表忠言嘉謀入告帷幄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采足以立貪懦之志嗚呼亦足以見其人矣

晦㓜養於外家逮事外祖清夷剛正高潔靜直雖燕居不妄言笑見者肅然其操履施為常持天下之正元祐人物論清正剛直必以司馬溫公外祖為稱首搢紳士大夫聞其風者攘袂意消天下莫不仰其盛德至於履道不苟合守正不少屈求退不願富貴不肯撓毫髮以就功名常以帝王之學弼人主而以孔孟之道律後進闕

雖元祐間不能久在政府也道卿先生鄒浩至完為潁昌府教授外祖時知潁昌厚遇之至完被召外祖

獨為置酒自說入仕以來出處去就大致終席不及他事至今服膺書紳用為行己法則故其節操風概頗似外祖晦從道鄉先生游親聞之宣和六年晦赴省試間至西京竭留臺舅氏宗質問外祖遺事因出鮮于綽所作行狀晦怪其脫畧且語進不得騁舅氏以有所畏避告因求外祖文集欲加論次而文字舛駁不可正是方欲問諸家以綴輯成書俄金賊犯闕外家殲於潁昌羣從散亡書籍煨燼雖鮮于綽行狀亦不復見自渡江來

中州衣冠氏族寥落東南士人不知外祖風烈每以悵
憾今年表姪孫元龍復得此本於何人家遠寄桂林晦
幻失所恃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欲效古人為外祖作家
傳或墓表銘志皆不敢因取行狀鋟木流傳增入外祖
諸子及女名位紀次以足其闕文後之君子得以考焉
外氏自忠憲公仁宗時參大政德業光顯門始大娶王
文正公女生八子當時以為皆經緯才故名其里曰高
陽第三子繹康公謚獻肅相仁宗皇帝其第六子縝楚

公謚莊敏相哲宗皇帝外祖第五歷事四朝致身二府以直道正論訖不相而名德冠天下行狀所紀十不得一二忠憲公訓飭子弟甚力重以外祖方嚴清介諸房化之子姪皆表表自立故本朝有家法者推韓氏云紹興十年七月望日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靜江軍府事充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長興縣開國公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沈晦書